曾国藩周家口平捻

——周家口历史文化追溯之七

□ 王爱民

张家祠堂

捻军进入山东后,于十月上旬多次抢渡运河未成,在探知潘鼎新部、刘传铭部、刘秉璋部、刘松山部,张树珊部像轰不走的苍蝇似的,已从不同方向撵到山东,企图四面合围、包自己"饺子"的图谋后,赖文光、张宗禹等捻军首领果断决定挥师西进,脱离强敌。于同治五年(1866)十月十三又杀回豫东,再一次跳出曾国藩精心布设的罗网。为扭转被动处境,捻军将领研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3万多人,由中牟杀回山东,力争攻破清军的运河防线,转战到群众基础好、较为富庶的运河东岸一带,筹集粮饷,扩充兵员;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达才率领4万之众,西进陕、甘,联络当地的回民反清力量,以为犄角之势。捻军由此分为东西捻军,这对于曾国藩而言,无疑更是雪上加霜。此时的捻军,虽经曾国藩统领的六七万大军无情围剿一年零五个月,其间着实打了一些败仗,但元气未伤,仍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就在清廷群臣明争暗斗的时候,捻军却当仁不让,乘隙捣虚,依然采取长途流动,诱敌追随;灵活设伏,回师反杀的战术,连获大捷。东捻军先在山东济宁张家集击败潘鼎新部,阵斩总兵王友道;后在湖北安德府臼口镇附近的罗家集,聚歼湖北巡抚曾国荃统领的四个营,重伤郭松林,阵毙总兵张风鸣、副将钟光斗,游击杨爵发等。仅隔半个月,又在湖北安陆倒河湾,全歼淮军树字营,斩杀淮军悍将张树珊。张树珊战死后,曾国藩、李鸿章专门上奏清廷慈禧太后、同治皇帝,说张树珊曾经驻守周家口,纪律严明,商民感戴,听说张树珊殉难之信,市民为之巷哭,纷纷营斋营奠。并请于周家口南寨建立专祠,以酬遗爱。恩天恩准于周家口为张树珊建立专祠,以慰民恩,而褒忠节。后来皇上恩准于周家口南寨建立了专祠,周家口老百姓称之为张家祠堂。曾国藩、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同治皇帝的奏疏刻制的两通碑文,镶嵌在张家祠堂的院内的墙上。碑文记载了张树珊经历的战事,特别是对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广率领东捻军转战湖北,屡挫清军记载甚详。张家祠堂现在市越调剧团院内,两通碑文现在在于市博物馆。正是冤家路窄,时隔不久,东捻军在尹隆河与淮军王牌刘铭传部相遇。刘铭传自恃有洋枪洋炮,战斗力强,紧跟不舍,找捻军决战。为了摆脱纠缠,赖文光、任化邦决定以战去战,与刘铭传部血拼一场。采用太平军的"伏地阵"战术,由赖、任、李、牛四位首领,各在本部挑选精锐勇士,预设埋伏,然后以少数骑兵寻刘铭传部挑战,战不多时,即佯输诈败,引诱淮军相对集中到伏击地域后,预设勇士手持利刃,勇猛地从四面八方冲杀而来。捻军勇士一个个舞刀挥剑,奋不顾身,尤其以贴身靠近的近战战术,使淮军的洋枪洋炮失去了优势,变成了烧火棍不如的累赘。兵败如山倒,刘铭传部溃不成军,兵勇顿作鸟兽散。副将当场阵亡,幸得湘军鲍超霆率军及时赶到,刘铭传才得以保住小命一条。西捻军亦不甘落后,先于华州斩杀湘军七八百人,继之又取得灞桥大捷,歼灭湘军三千多人,收降数千人。这段时间,也许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1853年)办团练统军以来最不光彩的一段,最黑暗的人生历程。捻军越剿越多,捻势越剿越涨。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清廷所不愿看到的。究其原因,自然而然便认为是因为曾国藩的无能所造成的。老牛破车,江河日下,怎能担当起剿捻大任?这种看法,终于促使慈禧太后下定了阵前换将的决心。

周口记忆

一言一书传家风

——读沈家《家韵》有感

□ 岳霄

近日,朋友沈送来一本小书《家韵》,前言里写到"子女们辑《家韵》成册,贺父母近金婚,自豪家庭幸福,记述家风爱好,表达我们今生一家人的欣喜……"这本书是一个家庭的图文记录。

沈家父母沈大化、王素梅从小受父辈勤学刚毅、与人为善的言传身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父亲沈大化1966年毕业于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母亲王素梅恪尽职守,是单位里的业务精英。沈家姊妹三人均已成家立业、敬岗爱业,小家庭幸福温馨。就连刚刚成年的孙子也在去年高考后将青春装进行囊,一个人勇敢独行至西藏珠峰大本营。沈家父母从两个风华正茂青年人到三代同堂其乐融融十一口幸福人家,从戍边卫国到安享晚年,从回忆祖辈到寄语儿孙,从诗词歌赋到笔墨勾勒,共同回忆岁月,共同记录生活,共同分享幸福,为我们讲述了半个世纪的家庭故事,透露着深厚的人伦情感,传达了知书达理、和睦亲善、认真进取的价值取向,浸染出一幅乐观豁达、博雅静怡的家风传承画卷。

一本小书,何言"家风",何处看到"传承"?

家风一词,最早出自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哀江南赋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据我粗略统计,从南北朝至今的一千五百年间,我国正式出版刊印,且广泛流传的有关家风的专著,约有一百二十多部。这些专著,多以家训、格言、家书的形式出现,最著名的首推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此书被誉为"古今家训之祖"。颜氏以长辈身份,将自己的见闻及对人生的体悟,夹叙夹议,对晚辈娓娓道来,没有丝毫说教的色彩,有"篇篇药石,字字龟鉴"之誉。在当代,《辞源》家风的解释是家族的传统风尚。《辞海》说,"家风,犹门风,指一家的传统习惯"。

重信守义、勤劳节俭、和睦家庭等等这些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词汇入世很深,悟道很彻,阐理很透,以家长为主导、以家庭为载体、以日常家庭生活为形式,渗透到我们的理想信念,进入个人成长的日常生活中,规范个人的行为规范,形成了纵贯千年的家风。这些家风在家庭内部发生,于家庭早期教育对个人的个性习惯、道德价值和思维心理模式的形成完善起到奠基性作用。司马光说"以德业遗子孙",祖辈给子孙传下来好的德行素养,汉字"孝"的形义,不仅是"子"承"老",而且是"老"传"子"。上代人有什么样的家风,下代人往往就有什么样的做人做事态度、为人处世风格。每个家庭为孩子从小灌输的行为准则,对基本道德品行的培养,比如是否勤奋好学、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对待工作和婚姻的态度,都是家风的表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家庭的耳濡目染中,形成具有共同性、普遍性的价值观、信仰,并超越时空的限制,让后代子孙因信仰产生思想上的强烈共鸣,这就是家风。这也是人伦情义、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过程。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中国人讲究家国一体、家国情怀、家国天下。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断被发扬光大,家风也在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代表国家、社会、公民的全面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的"文明家庭"、"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系列活动,都是从人的角度阐述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公众在知行合一上下工夫,慎独、慎初、慎微,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当下优良家风的内容得到极大扩展。

沈家父母以《家韵》一书刻画了一个家庭的肖像,将一言一行熏陶给子孙,成为每一个沈家人精神成长的重要源头,在家庭内代代相传。对内,他为后代子孙提供了自我认同的归属依据;对外,他提供了一把解码沈家特征的钥匙,看到了沈家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缩影,折射出高尚的人文情感。

溯家风,就是在溯中华民族传统,品家风,就是在品民族精神。家风作为中国家庭文化的核心,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传递情感、传承家庭文化的纽带,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提供了最普遍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已经广泛印在中国家庭的伦理道德中,成为我们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准绳,具有普世价值。

今天,我们传承家风,就是要爱国爱家;光大家风,就是要知行合一。将家风作为社会主流道德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通过它很好地协调好国家、集体、家庭、个人的关系,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以家风为动力,凝聚、激发为一股股强大的正能量,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合上《家韵》,我在想,这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周口万千家庭,他们有怎样的故事,他们的家风是什么?

黄胄与黄泛区

□ 翟国胜

黄胄,(1925-1997年),原名梁淦堂,字映斋,河北蠡县人。1933年随母亲和姐姐逃难到宝鸡。在宝鸡纺纱厂办的惠工中学读书期间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比赛,曾获得一面上面写着"炎黄之胄"的锦旗。经语文老师讲解后,遂取名黄胄,立志做有为的炎黄子孙。黄胄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部队美术工作,任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化创作员,美术组组长。1955年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1959年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美术公司顾问。1981年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黄胄是中国著名的艺术家,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原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日寇的大举进攻面前节节败退,炸毁了郑州花园口黄河堤坝,以期迟滞日军进攻。据当时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河南、江苏等省44县1250万人受灾,391万人外逃,89万人死亡,造成整个中原地区十数年的人间地狱——"黄泛区"。从中原到西北,逶迤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黄水恶,黄水黄,淹了俺的地,淹了俺的房。四处逃荒饿断肠。有的到陕西,有的到信阳。住车屋,住庙堂,卖儿换了俩烧饼,老婆换了二升糠,爹娘骨头扔外乡,提起两眼泪汪汪。""独轮小车走天下,风雪破庙就是家,沿街乞讨难糊口,残汤剩饭度生涯。"这就是花园口决堤后在黄泛区广为流传的三首民谣。

1942年,黄胄因父亲病故辍学,到汧阳中学教美术。经画友马德鑫介绍,认识了刚从胡宗南监狱中出来的朝鲜族油画家韩乐然。黄胄从韩处学到一些外国美术知识,并阅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部分章节。黄胄后来说:"韩乐然对我的影响,主要的是教我做一个人要现实,不能依靠父兄、亲戚。"在认识韩乐然之后不久,黄胄经刘姓同乡介绍,认识了画家赵望云。他的勤奋好学和绘画天分受到赵望云喜爱,后来正式从师学画。充满同情心和正义感的黄胄,遵循老师赵望云的沿途写生方法,课余经常去画那些衣不遮体的黄泛区难民。

1945年底,黄胄在老师赵望云的安排下到河南《民报》工作,在那里认识了进步人士傅恒书、司徒乔等人,深受他们影响。

1946年3月,黄胄受画家司徒乔之邀,随卫生部门和"联合国救济总署"联合组织的"营养调查团"到黄泛区旅行写生。同年8月,黄胄第二次到黄泛区写生。作者在《黄胄自述》中详细记录了这件事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赵先生(赵望云)有个朋友叫傅恒书的,在河南《民报》当社长,他让我到他那儿去工作。这年冬天,我就去开封。坐在敞篷火车上,人挤人,人摞人,大部分都是逃荒回去的。在火车上看见沿途一片荒凉,叫花子到处都是。到了中牟,火车开不动了,只得下车步行……我在河南《民报》画过很多画,其中有一幅叫《负荷》,画的是一个老百姓趴在地上,国民党的大官骑在他身上;老百姓满头是汗,承受不了……河南的这一段时间,包括两次去黄泛区,尽管只有八个多月,但对于我却非常重要。当时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主义而奋斗,但对现实中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是深恶痛绝的;也有了爱国爱民的思想,觉得自己身为一个画家,就必须反映老百姓的苦难生活,自己有责任向外报道这些东西。

在黄泛区期间,黄胄大约先后画了500多幅写生,如《泡在水中的扶沟城》《扶沟北大街》《逃难路上》《骨瘦如柴的黄泛区灾民》《煤渣养活的人群》《行行好吧,大娘》《流民图》《还家行》《逃难生活》《往事》等,形象地、真实地表现了黄泛区这场惨绝人寰的巨大灾难,表达了作者对灾民的同情,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资料。在西华县城郊画的写生《遍地汹汹黄水》上,他题跋道:"遍地是汹汹黄水,娘们何以为生。三十五年(1946年)夏,黄胄作于黄泛区之西华县城郊,并见饿殍遍野,赤地千里,不胜凄凉之感。此女为张王氏,其夫被敌人杀死,房屋及地产皆被洪水洗冲一光,现在只好挖食草根度日,以至头胖目肿,面无人色,笔者睹此,不觉仄然泪下。"在20世纪,黄胄首次将一场人为的历史性灾难作为绘画的对象和主题,是对中国传统人物画创作的重大突破,其画犹如一幅幅动态的民生图,通过对苦难的揭示表达了一种社会批判意识。

黄胄的黄泛区写生作品其中一小部分在河南、上海、西安的报刊上发表过,更多的则带回了西安,并举办了一个河南黄泛区速写画展。这是黄胄第一次个人画展。1946年12月1日,在《雍华》图文杂志创刊号上,黄胄发表了《黄泛区素描》6幅,真实记录了黄泛区灾民的苦难生活,触目惊心,撼人心魄,并为这一组速写配了短文《黄河水流向东方》:

在抗战初期,花园口刚决破的时候,已有十七万的河南同胞,活生生的随着滔滔的黄河水流向东南,房子土地的损失,更难计算,大后方之所以不失,陪都之所以太平(在当时说),也完全是咱们这群河南怨鬼筑下的血肉长城啊!

死了的,咱先不说了,且看看没死的怎样活的吧。

大家整天喊着救济,救济河南的灾民,喊着募捐,给河南的"烂民"募捐,可是看看吧,受难的人们到底得到了些啥来?纵然得到一些救济的,也是"杯水车薪","车薪杯水"啊!

作者在今年的夏天,曾到黄泛区去过一趟,咱们见到了这群多灾多难的、在地狱里煎熬着的河南"烂民",由不得热泪淌出两行,几乎要哭,要大声哭!

一个个黄胖烂肿的脸,没有一点血的颜色。

再不就是,皮包着骨头!

手像鸡爪子,已经失去了手的作用,舌头伸到嘴唇外,断断续续地呼吸着。天!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残喘"是怎种样子。

新中国成立后,黄胄还继续关注着黄泛区的发展变化。1956年麦收前夕,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的黄胄奉命到河南省博爱农场采访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无脚拖拉机手"李来财的先进事迹时,路经十年前去过的河南黄泛区。今昔巨变,使他感触极深。随后创作出《歇晌》,又名《在战火燃烧过的地方》,表现黄泛区农家妇女割麦歇晌时平静幸福的劳动生活。

1999年,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黄胄黄泛区写生集》。这些画作,已经成为见证黄泛区苦难历史的珍贵文献,堪称画布上的历史教科书。

非常岁月

好个奇怪的货郎担

□ 王天瑞

在豫东、在乡下、在农村,如果听到敲木梆的声音,那就是卖香油的来了;如果听到敲铴锣的声音,那就是吹糖人的来了;如果听到敲犁铧犁面子的声音,那就是卖酸醋的来了;如果听到摇动拨浪鼓的声音,那就是货郎担子来了……

货郎,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在农村挑着货郎担、摇着拨浪鼓、走村串户的人。货郎担,就是货郎挑的担子——一根扁担的两头用绳子系着两个木箱,木箱里装着要卖的生活必需品。那个时候,农村里没有商店或商场,农民要买生活必需品,就要到很远很远的集市上或庙会上去买,困难重重。有了货郎以后,货郎挑着货郎担,把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到乡下,送到村里,农民买东西也就方便多了。虽然货郎担里的东西不是很多,而对于闭塞和落后的农村来说,也够丰富了。一个货郎担就是一个流动的商店或商场,很受农民的青睐和欢迎。同时,货郎不仅卖东西,还兼营收购一些破旧物品。货郎担在城镇和农村之间,起着相互沟通的十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拨浪鼓,是一种带把的小鼓,来回摇动时,两边系在短绳上的鼓槌就会来回摆动,并打在鼓面上,发出"扑愣冬扑愣冬、扑愣扑愣扑愣冬"的声音。直到现在,人们还说,你看他,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扑愣冬扑愣冬、扑愣扑愣扑愣冬"拨浪鼓响了,老钱头来了,安静的黄村陡然热闹起来。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小孩子,小孩子们呼朋唤友,飞奔而来。紧跟其后的是妇女,妇女们邀友结伴,谈笑风生。不是小孩子眼尖,即便他们还没有看见,但心里也知道,货郎担里有糖果、有糖瓜、有糖葫芦、有小糖人,尤其那糖稀吹的小糖人,可以吃也可以玩,好吃极了也好玩极了,夜里做梦还想着吃哩玩哩。可他们手里没有钱,他们拿来的鸡毛、鸭毛、鹅毛太少了,他们拿来的乱头发、牙膏皮、旧胶鞋、碎铜烂铁太不值钱了,换来的小糖人很快就吃完了。他们只好再向大人要,大人不给,他们就哭就闹就撒泼打滚。大人终于妥协了,掏出钱来再买几个,或再买几串。孩子们吃着玩着笑着,飞奔而去。还有个别淘小子不喜欢吃糖,就买别针、口哨、弹弓、陀螺、口琴、玻璃球……追求美的小姑娘就买花朵、卡子、红头绳、橡皮筋……其实,货郎担的主顾是妇女。妇女们嘻嘻哈哈围上来,眼睛尖得很,小媳妇多是买些海爬油、雪花膏、绣花针……中年妇女多是买些铜顶针、线轱辘、手镯子、耳暖子……老太婆多是买些梳子、篦子、剪子、勺子、扣子、袜子、锅铲……

货郎老钱头,是远方集市上的人,30来岁就挑起货郎担、摇起拨浪鼓走四方,眼看50岁了,还不歇肩哩。虽然黄村人对他很熟,但没人知道他的大名,无论男女老少一致叫他老钱头。别看老钱头只是走村串户,沿街叫卖,却是个难得的人才。他粗门大嗓、声音洪亮,他幽默诙谐、语言流畅,他触景生情、出口成章。当小孩子和妇女们买过一阵后,老钱头为了吸引大家继续购买,便摇起拨浪鼓,说道:"拨浪鼓,摇三摇,老少爷们往这儿瞧,你想买啥俺有啥,任你选来任你挑。"当有人问,有老鼠药没有?他说道:"老鼠药,药老鼠,大的小的都逮住。老鼠药,质量好,看它老鼠往哪跑。"当有人来买五香粉时,他拿起五香粉唱道:"卖货郎,常在外,出门不把假货带。一不哄来二不瞒,公平交易老价钱。俺的粉面是不错,家家户户都吃过。包饺子,特省劲儿,吃到嘴里真有味儿。"当有位男子汉来买针时,他一边包针一边唱道:"买的买,捎的捎,几毛钱能买一大包。买包针,不值钱,不顶一根好纸烟。买上两包带回家,老婆笑口把你夸:妮她爹,孩他爸,你真是咱的好当家。"老钱头连说带唱,动情入耳,顾客们纷纷踊跃购买,当然生意兴隆,交易兴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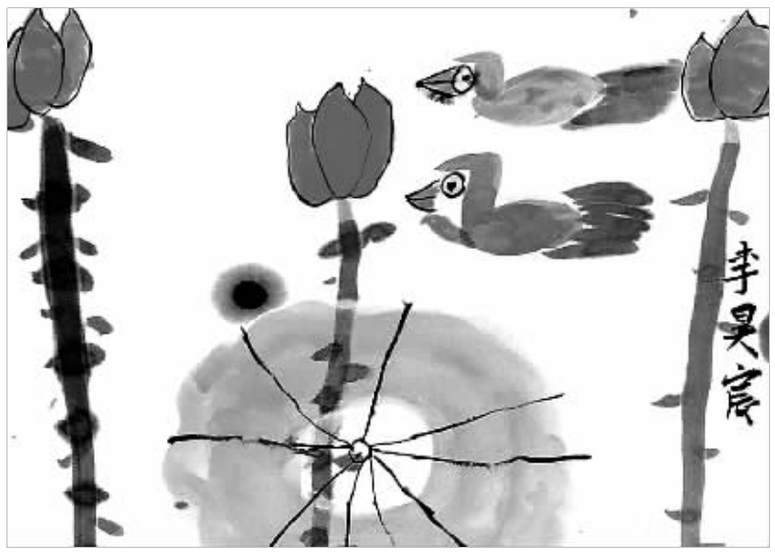
虽然买和卖是一对矛盾,但老钱头和黄村人却关系融洽。虽然老钱头和村民们也经常讨价还价,但谁也不生气,他们在嘻嘻哈哈中不知是谁退让一步,交易也就做成了。老钱头知道,村民们争来争去,也就是为了省下几分钱,有时他就薄利销售。村民们知道,老钱头挑着几十斤甚至上百斤重的担子,把脖子压老长,或坎坎坷坷,或风刮日晒,或踏泥趟水,也不容易呀,有时也就退让一步。当老钱头讨要凉水喝时,村民们就端茶来,甚至端粥、端面条。当村民们急需特殊商品时,老钱头虽然不经营,但也会在下次无偿带来。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只因老钱头每天走南闯北,博闻强记,对他势力范围内的各家各户——谁家的闺女该出嫁了,谁家的儿子该找对象了——了如指掌,于是,就在业余时间做起牵线搭桥的媒人来。在他的热情说合下,黄村就有10多对夫妇喜结良缘。

好个奇怪的货郎担!自从黄村有了商店,有了商场,黄村人再也听不到老钱头那摇动拨浪鼓的"扑愣冬扑愣冬、扑愣扑愣扑愣冬"的声音了,唯有那10多对夫妇才经常去看望居住在遥远集市上的老钱头!

丹青少年——李昊宸

我叫李昊宸,今年8岁,喜欢打球、音乐、书法、国画……是一个真正的阳光男孩儿。说起我与书画的缘分,那可是由来已久。

我姥爷会写书法,我家里有许多他的作品。我从记事起就喜欢看他写字,陪他参观书画展览。不知不觉中,我也爱上了书画。那些方正的汉字在书法作品中仿佛有了生命,是诗,是画,也是舞……国画更是让我惊叹,浓淡之间,相互映衬;和谐之中,意境全出。

为了让我得到更专业的辅导,妈妈给我报了周口报业书画培训的书画班。于是,每个周六上午就成为我最期待的时间,也成了我最快乐的时光。老师耐心地为我讲解基本笔画的写法、墨的分类、国画的基本画法……我则愉快地在墨海中遨游。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的笔上功夫也在逐渐进步。从开始拿笔的哆哆嗦嗦到现在的强劲有力,写出的字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画出的画也浓淡相宜,略有意趣……

学习书画,我感受到了不断进步的喜悦。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写好字,画好画,争取把国粹发扬光大!我相信:努力就会成功!